

■ 糊涂读史

亚洲人是怎么被诬为“黄祸”的

对于西方人来讲,所谓的“黄祸”既有历史的记忆,还有文化及种族心理上的恐慌,因缺乏了解而产生偏见,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作为日本侵略的受害者,中国人竟也一度成为欧洲人假想的“黄祸”。



德皇威廉二世炮制的宣传画《黄祸》。

□端木赐香(历史学者)

对于西方人来讲,所谓的“黄祸”既有历史的记忆——四世纪匈人血洗罗马城和十三世纪蒙古人横扫欧洲的壮举。还有文化及种族心理上的恐慌——他们说:“从来没有一个外族人能够深入了解黄种人的思维方式。他们思维的起点与终点都与我们不同,是一个和我们相反或颠倒的过程,我们无法追踪和理解……他们巨大的数量和相似性令人震惊,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与他的三千万同胞的相像是让人感到可怕的。在这个巨大的帝国的

任何一个地方,每个人都发现他们拥有相同不变的生理和心理模式——相同的黄色皮肤、坚毅的性格和刺耳的语言;相同的住房、坟墓和服装;相同的偏见、迷信和风俗;相同的自私的守旧性和对于过去、古老事物的盲目崇拜。这种单调乏味、前后一致和人物、事件都不断重复的生活,令人讨厌,几乎使人感到怨恨……他们颓废、没落、麻木不仁,甚至对财富的丧失也无动于衷;他们自负、自私、颓丧、懦弱和迷信,没有想像力、感情、骑士精神或幽默感;他们不会热心于任何斗争,包括那些能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甚

至对于谁将统治他们或将篡夺君权也漠不关心。”(西德莫尔《万岁帝国》China, the Long-Lived Empire) 中国内地会的创立者戴德生1853年来华传教,他以2.5亿人口为基数给自己的传教事业算了一笔账:“如果北京朝廷的臣民以单排列队,每二人之间仅隔一码,那么他们将环绕地球赤道七圈!”他说:“这是一个有限的智慧所无法想像的人口大军。” 甲午海战中,中国一调动军队,西方媒体就想当然地描述“中国军队人数如同蝗虫般多”。与此同时,日本方面宣扬兴亚主义,自称中华神州,

与中国同文同种,把满清说成商纣,把自己说成周武王,自认是西方文明的使者、中国人的唤醒者、朝鲜人民的大救星,希望战后改造中国,让日本的尚武与中国的崇文结合,在中国打造120万的军队和百艘以上的舰队,“则东洋文明必将发扬于宇内,宣示亚洲雄风于四海”。这一切,又让西方媒体把日本视作东方的美国佬甚至东方的普鲁士了:若中日联手,那我们白种人还有什么戏?如此氛围下,德皇威廉二世提出了“黄祸”论,并命画家以此为题材作画一幅。 读史读到这般境地,羞愧啊,惭愧啊,伤不起啊!

■ 流行密码

不高富帅,也当自强

在一个嫌贫爱富的时代,在一个崇尚“成功”、崇拜权贵的时代,必然会有一批人成为“高富帅”,他们对立面的那个群体则没有机会。

□基甫(文化批评家)

遵循“赢者通吃”的丛林原则的时代,给底层人的机会非常少,而失败者则会被剥夺殆尽,没有出路。现实驱使人们不断地去竞争、去赢得成功,无论以什么样的手段和途径。金钱、智力、美色、身体、权力……可以调来的任何资源,只要能够换来利益和成功,都将被人们所征用。所有的资源和利益,都流向“高富帅”的高端人群。各种电视节目,都在炫

耀成功,情感类节目和相亲节目公开宣扬财富和成功作为婚姻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社会生活成本的急剧抬升,也让人们对于缺乏财富支撑的情感和婚姻失去信心。那些缺乏这些资源的阶层,必将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下风,处于食物链的底端。

总体上说,自嘲为某“丝”的非高富帅群体尚较有人格底线。在爱情上,他们相信爱情,固守传统的价值观,还残存有一丝丝“骑士风度”,愿意代人受过,为自己心中的“女神”担当痛苦。这些没落的“骑士”,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只能使自己受到伤害。面对不公的命运,他们选择自我认命,逆来顺受,以消极的态度对待现实,并不打算努力跻身于“高富帅”的行列。虽然说不上是什么高尚的品格,但至少没有去

伤害他人。他们可以在虚拟世界里,比如在幻想中,在网络游戏当中,获得虚拟的成功,实现对自卑的超越。

他们很难进入社会上层,却常常进入文艺作品,比如《红与黑》中的于连就是他们的19世纪法国版本,上世纪80年代日本电影《蒲田进行曲》、《阿西们的街》也都塑造过此类人物。他们都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实现了自我的价值,赢得了他人的尊重。

另一方面,一个健康的社会,尤其需要给弱势阶层和失败者以尊严,并使他们有平等的机会获得成功。如果不能给失败者以生存的机会和尊严,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社会阶层的不平等,不可能从根本上建立现代政治制度和健康的社会伦理,更为严重的是,迟早会酿成剧烈阶层冲突。



大吉岭,一个寒冷的清晨,一罐中国的“老干妈辣酱”拯救了一群瑟瑟发抖的各国驴友。没想到,带头分吃的那个印度人后来给了我们心灵的震撼。

新京报插画/林军明

■ 田野笔记

老京旧谣

与开埠不久的上海、天津不同,历史悠久的北京确实有汗牛充栋的典籍文献,但仅仅倚重文献,重温重抄旧书,显然不能知晓平民的北京,芸芸众生的北京。

□岳永逸(民俗学者)

现下不少人了解、研究北京历史地理和人文风情时,习惯于以官方修订的方志或者是文人士大夫编撰的类书、笔记等为据。前者如《酌中志》、《析津志》等,后者如《日下旧闻考》、《帝京景物略》。

但除了这些文献考据,五四前后的先贤,还很留心坊间里巷的歌谣、传闻,以此作为认知北京的方式。例如,1918年周作人等人发起的歌谣征集运动有别于以往,它脱离了文人个体的雅兴,而是将其作为认知社会、

民众,了解过去的入口以及“新的国民的诗”的母体。为此,周作人当年不但为重刊的《霓裳续谱》写序,也高度评价、引用意大利人韦大利(Guido Vitale)编辑的《北京儿歌》及其认知。在此浪潮下,不少有心人纷纷潜潜于歌谣的辑录。李萨雪茹编的《北平歌谣集》、《北平歌谣续集》分别在1928年、1930年面世。深受刘半农的影响,李家瑞编的《北平俗曲略》于1933年出版。

李萨雪茹编的《北平歌谣集》的开篇就是名为“平则门”的歌谣,内容如下:

“平则门拉硬弓,界边就是朝天宫。朝天宫写大字,界边就是白塔寺。白塔寺挂红袍,界边就是马市桥。马市桥跳三跳,界边就是帝王庙。帝王庙摇葫芦,界边就是四牌楼。四牌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底下卖估衣。我问估衣怎么卖,桃红裙子二两一。老太

太打个火抽袋烟,界边就是毛家湾。毛家湾找老四,界边就是护国寺。护国寺卖叭狗,界边就是新街口。新街口道儿长,界边就是蒋养房。蒋养房按烟袋,界边就是王奶奶。王奶奶啃瓜皮,界边就是火药局。火药局丢花针,界边就是北城根。北城根买破盆,界边就是德胜门。德胜门两头缩,当间有个王八窝。晴天出来晒盖子,阴天出来把脖缩。”

平则门即后来的阜成门。只要稍微了解点北京在清末民初的实况,人们就会明白这首易记的歌谣实际上是关于一度被称之为西城这个区域的人文历史地理图。我们也会明白,在那个读书人甚少的年代,人们是怎样生活得明明白白,有滋有味的。遗憾的是,这些信息含量真正丰富的民谣不但远离我们的“乡土教育”,也在居上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精英们的视野之外。

■ 印度行舟

钟爱“老干妈”的大情圣

□独木舟(青年作家)

Smile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每天早上都要在房间里做完祷告才出来吃早餐。

他来自南印,在斯里兰卡做进出口生意,虽然没具体谈论过这些,但我们都认为他是个有钱人。

这个有钱人跟我们认识的经过源于那瓶Jenny从柬埔寨带来的老干妈。

大吉岭冷得不像话,我们终于忍痛开启这瓶珍贵的老干妈,当时Smile就坐在我们对面,圆睁双眼好奇地看着感动得热泪盈眶的我。

出于礼貌,我们跟他说,你可以试一下。

这一试就把周围的鬼佬们都引过来了,那些从来没有来过中国的国际友人们,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凑过

来,你一勺,我一勺。

我表面上在笑,内心却在泣血:你们给我客气点啊混蛋!你们有没有人性啊!八国联军啊!

最令我绝望的是一对加拿大情侣,他们一人一张面饼摊开,毫不客气地把我们的老干妈拿过去,一勺铲到底,捞出来,像涂果酱一般均匀地涂抹在饼上,然后卷起来,兴高采烈地吃!

辣死你们这些死老外!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Smile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对我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巨大伤害!

在我们的印象中,他是一个五大三粗的男子汉,直到有一天我问他,你的妻子呢?他笑了一下,过了半天说,她去世了。

出于中国人一贯的

适可而止,我们没继续问下去。

那天的大厅里坐着很多人,Smile对一个被他认作妹妹的中国姑娘说,下次你再来印度,一定要带上你的男朋友。

那姑娘哈哈大笑说,我没有男朋友。

旁边一个德国女生插嘴说,没有就找,中国找一个,印度找一个,欧洲再找一个。我们所有人都被这个德国谐星逗得哈哈大笑,在一片欢笑声中,Smile轻轻地摇了摇头,说,不,只爱一个人是最幸福的。

这件事过了很久之后,我还能很清晰地记得当时他的表情和语气,以及我的感动。

只爱一个人是最幸福的,虽然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但我仍愿意这样相信。